

日本矢数道明先生著作选

汉方临床治验

矢数道明
侯召棠 编

精粹

HANFANG
LINCHUANG ZHIYAN
JINGCUI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标准书号(CIP)数据

汉方临床治验精粹

矢数道明 著

侯召棠 编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北京电话 010 84062416 010 84062152

书店网址 cshb.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方临床治验精粹/(日)矢数道明著.—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231-979-0

I. ①汉… II. ①矢… III. ①医案—日本—现代
IV. 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4337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兴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12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31-979-0

*

定价 20.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内容提要

本书是当今日本汉医界重镇、世界知名学者矢数道明先生所著《汉方治疗百话》第六、七两集中有关治疗部分的综合译著,是矢数先生近十年(1980-1990)中的最新治验集。全书共收治个案 252 例及有关内容问答 46 题,其病种几乎遍及内、外、妇、儿各科,且多为疑难案例。该书经我国著名学者侯召棠先生编译,译文精确,文笔流畅,是一部可供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研究日本汉医诊疗现状的重要参考书。

再版说明

本书是日本伤寒临床家矢数道明所著,中国中医学家侯召棠先生编译,堪称现代汉方医学的代表性力作之一。对于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临床界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汉方医学"唯求实效"的作风,是各国医学临床家的共同追求。

"不尚空谈,唯求实效",是日本汉方医学(特别是推崇伤寒的古方派)的突出特点。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汤本求真,1901年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后来其长女患疫痢死去,"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始发奋学中医",逐渐对《伤寒论》的认识十分透彻,在临床上的有效率也超乎寻常。他于1927年出版的《皇汉医学》专著,对当时的日本医界和中国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本书作者矢数道明,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汉方医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这一时期运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经方派和时方派结合者的典型。他于1930年从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师事于东京"汉方一贯堂医学"创始人森道伯和家兄矢数格,学习汉方医学。毕业后和大塚敬节先生共同致力于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运动。先生精通东、西两种医学,是一位善用经方又巧妙摄取后世方之长;用古方不泥于古,用后世方又不违背经方真义的临床家。

医学无国界,实效是根本。昔日国学大师章太炎高度推崇日本汉方医学的临床价值:"仲景若在,必曰:吾道东矣!"这就是我们再版本书的立意之所在。

谨以本书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纪念献礼并祝矢数道明先生八十八岁米寿大庆

编译者 识

序

10年前,当矢数道明先生的代表著作《汉方治疗百话》一至五集中文摘译本《汉方治疗百话摘编》发行之际,我曾欣然地写了序,现在《汉方治疗百话》六、七集中文全译本第一部分《汉方临床治验精粹》又将出版,第二部分(汉方历史方面的研究)和第三部分(对汉方复兴及国际交流的贡献)也将陆续出版。对此,我更觉喜悦,愿再度为之作序,以表示祝贺。

我在10年前的序中曾经表达了关于中日两国医家能够继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努力,以推动东方医学不断向前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与长寿作出有益贡献的期望;10年来的历史表明,这一期望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以中医学为中轴的东方医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走向世界!今年10月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由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北京'91),就是这些丰硕成果的集中表现。以矢数道明先生为首的日本汉方界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矢数道明先生立志汉方60余载如一日,不仅在汉方医学从低谷走向复兴及发展的艰辛历程中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而且是30年代汉方复苏运动先驱者中唯一健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历史见证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严酷的斗争中或在顺利的发展中,始终把临床医疗放在第一位,孜孜不倦,治学不息。即使在86岁高龄的今天,仍然活跃在医疗、科研和教学的最前线,这种忘我献身的精神,感人至深;也为现代汉方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智慧的结晶。本书的内容虽然只介绍了他近10年来临床治验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他经验和智慧的精华,可以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和学术特点,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几千年来,东方医学之所以能经久而不衰、永葆青春,关键在于

临床治验有稳定而令人惊奇的疗效；而良好的疗效，来源于对学理的融汇贯通、对方剂的运用自如。古人云“以方为方，方遂一成而不易；以矩为方，方乃万变而不穷。”若能究心於平昔，会其所以立方之意；斟酌于临时，施其确然对证之方，则疗效自然显著。我认为这正是矢数道明先生在医疗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汉方医学必将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东方医学的前景无限光明，我再一次期望着中日两国医家，进一步切磋观摩、相互学习、紧密携手、共同努力，为迎接 21 世纪东方传统医学的新曙光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前任部长

中国中医药学会会长

崔月犁

1991年10月6日

序 二

矢数道明先生近著《汉方汉疗百话》第六、七集(1980~1990)中有关临床治验的内容,经侯召棠教授译成中文,以《汉方临床治验精粹》为书名,即将出版,这是近年来中日传统医学学术交流日益深入的又一重要标志。对此,我感到由衷欣悦,并愿为本书作序,以表祝贺。

矢数道明博士是我国医药学界十分熟悉的日本现代名医和国际知名学者,也是我国中医药界及我个人的老朋友。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我国早期的中医药杂志中,就译载过多篇他的论著;当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曾先后7次来访、两赴南阳,积极推进中日合作,出版古、现代我国医书的日文译本,参加各种学术交流行动,接受我国一些中医院校及研究机构的名誉职称,并为医圣张仲景纪念碑题写碑文等等。虽已耄耋之年,却不遗余力地为中日传统医学的友好合作与交流作着重要贡献。60年来,矢数博士不仅为复兴和发展日本汉方医学竭尽全力、艰苦奋斗;而且始终坚持在医疗、科研及教育第一线上,治学不息、硕果累累。矢数博士的高尚精神和学术成就,博得了我国中医药学界的普遍尊敬。

本书集中了著者近10年来医疗实践经验的精华,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当代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和学术水平。从中不仅能借鉴著者在临床各科领域中,治愈多种疑难及久治不愈顽疾的宝贵经验;更重要的是,全书处处显示出来的著者在渊博知识及丰富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学术风格和感人至深的医疗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特别是真正体现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精神实质,超然于门户派别之见,时方经方并重;用方严谨而不刻板、尊古而不泥古,辨证详明、疗法宏富。这一特点,正是矢数博士取得显著疗效的根基所在,诚为广大临床工作者实用之书。此外,著者虽通晓西医,

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汉方不懈；虽以发展汉方为己任，却决不忽视更不排斥中医药学的任何成就。著者具有谦虚好学、钻研不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敢于承认不足，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探求真理等高尚风格；尤为可贵的，当属医患之间的真挚感情以及传统医德。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由加强中日两国传统医药学的密切合作与交流，推动其快速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为人类健康长寿服务，这将是我们的共同的愿望和责任。

原国家中医管理局副局长

主任医师 田景福

1991年10月1日于北京

序 三

1960年,在笔者满54岁生日之时,出版了纪念临床工作30年的《汉方治疗百话》第1集。其后,每隔5年又连续出版了第2、第3、第4集;当时,内心所想的是,如果在临床工作50年时,还能出版第5集的话,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事了。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不仅第5集如期出版,而且第6集也顺利问世;甚至又在1990年5月实现了临床工作60年第7集的出版,这真是得天独厚、令人由衷感铭不已的幸福之事!

另一件幸运的事则是1979年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访问汉方之祖国——中国的愿望;而且,从1980年起,连续6次,几乎是每年1次,接受邀请,访问中国。从而为实现推进日、中传统医学之间的文化交流、亲善友好的宿愿,奠定了基础。对此,笔者真诚地感到欣慰莫名。同时,也实现了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及其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首的,各中医研究、教学和医疗机构中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相互结识并开展亲切交流的梦想,更是笔者一生中最大的欢乐和幸福。

当《汉方治疗百话》第7集出版后,立即向中医药界许多交往密切的先生们寄赠了此书,以期听取同道们的批评指正。不久,就接到了过去交往颇深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侯召棠教授的恳切复函,在诚挚祝贺的同时,侯教授提出由于《汉方治疗百话》第1至第5集已有中文摘译本出版,故而决定将第6、第7集全篇翻译出版,以便进一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准备将译本作为纪念即将到来的笔者之米寿(译注:即满88岁诞辰)的贺礼。对于侯教授这封热情洋溢的书翰,笔者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侯召棠先生是现今少见的通晓日本文化的医学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日本文字和语言,是笔者十分敬重的老友之一。在其后的

一年里,从通信中得知侯先生很快地就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将第6、第7两集合并后,分为临床治验、汉方史的研究以及复兴汉方与国际交流三大部分;并将临床治验部分,以最易理解又便于利用的方式,重新加以分类编辑,以《汉方临床治验精粹》的书名,提前交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最近出版。书中承蒙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前任部长崔月犁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任副局长田景福先生慨允作序,在此特表感谢。此外,书中还增加了日、中两国学者的评论、编译说明及编后记等珍贵资料。对于侯先生的郑重态度和高度效率,笔者深感惊叹、喜悦之至。

追溯既往,日本在明治初期,由于汉方医学受到法律上的压抑,在半个世纪期间濒临灭绝边缘;而现在,却又幸运地获得了国际上传统医学复兴的时机,从而日益发展壮大、欣欣向荣。最近,日本东洋医学会终于获准成为日本医学会的分科学会,这是又一件值得欢庆的历史性大事。笔者虽自知才疏识浅,但遵照家兄期望,自昭和初期起,就会同志同道合同仁投身于汉方复兴运动,数十载如一日,鞠躬尽瘁、奋斗不息;幸有今日,得以慰先灵于地下。在此期间,拙著《拓大汉方讲座课本》、《汉方诊疗实际》(合著)、《汉方治疗百话摘编》、《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汉方辨证治疗学》(合著)等书,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从而得以与中国中医药界进行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倍感荣幸之至。

现在,在侯教授的关注下,这本新的中译拙作即将问世,尤其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及《中医杂志》社名誉总编辑费开扬教授对拙作撰写了中肯的评论;侯召棠教授又饱含诚挚恳切的友情,亲笔为本书挥毫题写了书名,对此,谨以满腔感激之情向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并衷心祝愿:日中友好,万古长青;两国医家、并肩携手、齐心努力、共同前进。

日本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名誉所长

日本东亚医学协会会长

矢数道明

1991年12月7日满86岁生日识于日本东京

（日本汉方医学界评论摘录）

矢数道明先生是现代日本汉方界具有代表性的临床家和学者，也是汉方医学研究方面的长老。《汉方治疗百话》第1至第7集是他的代表性著作。

一、蔡宗杰（《汉方研究》杂志主编）

矢数先生立志于汉方，60载如一日地始终战斗在复兴汉方的最前线上；同时又毫不放松日常的临床实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上千的治验例，经常将所积累的资料与古代医籍对照，并不断吸取现代医学的新知识，加以分析、消化后，方予发表，供同道共同切磋。虽然也有人贬低汉方的治验例，认为缺乏客观性，再现性也很低。固然，增加例数或设置对照组，进行比较治验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汉方是以每位患者的“证”为诊疗之出发点。在所投给的处方生效时，自不用说；即使在不奏效时，证，对于治疗同样有重要意义。积累多数病例加以证实的作法，固然很必要；但逐一把握患者的“证”，才是汉方诊疗的起点。矢数先生在临床实践中十分重视这一原则，并认真地贯彻始终。

二、木村雄四郎（日本药史学会会长，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顾问）

矢数道明先生是日本东洋医学界的最高权威，曾获得医学和文学两个博士称号，现虽已年逾八十，但其工作热情胜过壮年人，至今仍为东洋医学的发展而东奔西走，活跃在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的最前线。

先生自60年代初期开始出版的《汉方治疗百话》，每隔5年必出版一集，至今不断；这是一套以临床治验例为主要内容的、几十年

业绩的集大成著作,其内容之充实为现有汉方书籍中极为罕见的。

三、桑木崇秀(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会长)

矢数道明先生每隔5年出版一集的《汉方治疗百话》,已经出版了七集;这确实是值得感谢和庆贺的大事。之所以说感谢,是因为从我们这些后辈的角度来看,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而且宝贵的经验,实在是感谢不尽的。之所以应当庆贺,则是因为从先生已达85岁高龄的角度来看,它又意味着是常人所不可能作到的、极其难能可贵的贡献之故。仅从这七集中发表的治验例多达1092篇这个数字来看,恐怕就是前人们从未作到过的业绩;对于先生这种超凡的贡献和努力,唯有衷心的敬叹而已!

熟读并认真体味本书中收录的治验例,并将其活用于自己日常临床诊疗之中,必将获益匪浅,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矢数先生为了推进汉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了大量的工作,仅就最近这5年来看,首先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开院仪式,接着是出席第一届中日中医学学术讨论会,以后又有与叶橘泉先生的戏剧性的会面及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的第一所传统医学研究合作中心开幕仪式。以后又出席了在马尼拉及北京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传统医学的会议等。对于年逾八十高龄的先生来说,这样的日程肯定是相当繁重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又都是使先生的后期活动更加辉煌的、最适宜最充实的日程了。

总之,可以认为,《汉方治疗百话》是肩负着历史重任、奋斗至今的矢数道明先生一生的集大成文献;这样说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说历史重任,是指在大螺敬节、细野史郎两先生逝世之后,健在的汉方医学历史见证人只有矢数先生一人了;仅就这一点来说,认为先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中,都存在着历史的重任的提法,应该说也不算过分。

当然,不能期望什么都十全十美;所以也愿意对本书提出一点我个人认为不足之处——这也许并非仅是本书的缺点,在整个日本汉方书籍中恐怕是个比较普遍存在着的问题,那就是:若能就为什么不

用甲处方而用乙处方的论据,提示得更明确的话,对于后进者的学习,裨益必将更大。不知道这一要求是否有些得陇望蜀了。

四、寺师睦宗(日本东洋医学会评议员)

从矢数道明先生的代表性巨著《汉方治疗百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高超的医术、善于抓住要害、一针见血地治愈疾病;认真严肃的治学钻研精神以及以病人的疾苦为自己之疾苦的高尚品格等,同时也看到令人感到强烈共鸣的无数事实,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例如,本书第 116 治愈例的不孕症妇女,先生首先以补血健脾为目的、投给芎归调血饮后,使患者得以怀孕;在怀孕期内,又针对其体力不足、投给了芎归补中汤、从而不仅保住了胎,而且顺利分娩。又如第 118 例的无月经患者,用当归芍药散取得成功;以及第 125 例的产后乳汁分泌过多及无月经患者,用麦芽煎及十全大补汤而获显效的病例等,对于正在从事不孕症治疗研究的本人来说,都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资料。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论吴茱萸汤证”这篇先生的早期论文;这并不是一篇简单的失败例介绍,而是对本应使用却未用吴茱萸汤,导致失败的反省并认真总结教训的表现。患者是一位中年未婚妇女,初诊印象为盆腔腹膜炎或卵巢囊肿茎捻转,西医施治无效建议立即作手术。先生诊察后用小建中汤、活血散瘀汤、调胃承气汤,既避免了手术,又使病情基本好转。在恢复期间,先生出外诊,患者又罹患感冒,发热、恶寒、头痛,且又便通不畅;在先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患者又服调胃承气汤,结果反致心身均陷入疲惫状态,开始呕吐。先生归来后,虽先后投给小柴胡汤、橘皮竹茹汤、五苓散等,均不见效,病情日见加重;先生只好拱手让贤、并告知患家请西医注射葡萄糖以救急。患者虽一再表示愿继续接受先生治疗,但因先生已缺乏信心而不得不婉言辞退。然而实际上先生对此事一直梦寐难忘,经常在思索着可能有效的适宜方剂而不得。因而在一次集会中,向同道们进行了请教,当场就得到了大螺敬节先生的解答。大原先生说:“无论什么病,当你认为是阳证而投给适当处方后并未获得预期效果,更换同类

处方结果仍不理想时；若彻底改变立场、改用全然相反的阴症处方的话，尽管患者外观上表现为阳证，却往往会取得明显疗效。所以，那位病人若改用吴茱萸汤，很可能会奏效”。矢数先生对此深表同意，回忆当时病情，确实符合吴茱萸汤证，只是自己主观断定为阳证而忽略了这些宝贵信息。若在辞退治疗之前冷静辨析而正确投药，则很可能善始善终，因而长时期感到内疚，引以为憾！

阅读本书，可以充分了解矢数先生自学生时代起直到今日的60余年间，为汉方医学兴旺发达而作出的真挚奉献。古代有句名言“老后勿忘初志”，矢数先生正是身体力行着这一名言；每当看到先生这种精勤姿态时，心中不禁充满了最深切的敬意。

五、原桃介（医学博士、日本东洋医学会评议员）

矢数道明先生所著《汉方治疗百话》是以治疗编为其核心内容的，所记述的治验例绝大部分都是难治性疾病。例如，干燥综合征的汉方治疗，过去虽然有了一些报告，其应用处方有麦门冬汤、六味丸、杞菊地黄丸、滋阴降火汤等，且多为口腔干燥患者；最近，先生发表的则是第一次对以眼部症状为主的患者，用助阳和血汤并获得显效的治验例。此外，还有对合并威尔逊氏病的肝硬化患者之奇迹般的治验例等。矢数先生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巧妙地运用了后世方和古方，因而能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矢数先生特别珍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一警句，可以说这是先生所遵循的基本方针之一。其次，从先生分别以青、黄、赤、白、黑五色作《汉方治疗百话》第1至第5集封面色彩这一点中也可看出，先生在思想中对“素问”的执着追求。据认为《素问》是老庄思想在生理学上发展的结晶，矢数先生常说“人法于地、地法于天、天法于道、道法于自然”这句老子的名言，与《素问》之根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道法自然”的哲理，贯穿在先生的医学思想之中；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先生才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汉方医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交友中获益，获得了健康长寿，创作出《汉方治疗百话》这样的巨著。

